

# 目 录

## 下江奇女

——记抗日爱国人士顾老太太……………于东禔(17)

## 风雨历程

——十五年地下工作的回忆……………

…………… 黄吟秋口述、黄日新整理(32)

回忆我在抗联的战斗生涯 …… 李明顺口述、雷再润整理(81)

两位普普通通的抗日人物…………… 封贵升、苏来等(128)

忆合江军区老五团…………… 亓导泉(141)

## 荡寇擒匪

——记三五九旅七八一团追剿谢文东匪帮……………

…………… 张轼军(173)

谢文东抗日、投敌、反共三部曲…………… 余 生(213)

我对谢文东的耳闻与眼见…………… 郝益之(260)

# 下江奇女

——记抗日爱国人士顾老太太

于东湜

五十年前，在松花江下游提起顾老太太，其声威胆略不亚于华鳌山上的双枪老太婆。一个三十五岁的年轻寡妇，却经营了五、六十垧土地。她是名符其实的地主。然而，她多次出生入死，倾家荡产，为营救我抗联将士、地下党工作人员，坐过日本关东军的大牢，直至家破人散。

“顾老太太是女中强人、天使和魔鬼集于一身的难以研究的人。”在采访中，有人发过这样的喟叹。说她身上有“魔鬼”的影子，仅仅指的是地主身分，而我们从史料中看到的，至少也应该说是开明地主。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能照见人心善恶；行为是人的心灵轨迹，追溯顾老太太走过的足迹，也许能窥见这位女强人的心灵一隅。功过自有历史评定，善恶在群众心里有一杆公平秤。况且，我们党早在1957年就对顾老太太作出了正确结论：“……认为当时枪毙顾老太太是由于土改运动中一度发生的‘左’的偏差所致，并不是为别的问题而枪决的。”就在中共沈阳市委所作的这份结论里，引用了冯仲云同志一段话：“顾烽母亲（即顾老太太）在抗战时期帮助过我们，为我

们做了些工作。‘九·三’后，参加了我妇女联合会，又是合江省府委员，表现很好，有些威望。其母被处决的原因是：在土改中顾老太太是地主，就以地主名义抓去枪决了，省里后来才知道……”

年轻标致的寡妇，名声显赫的地主，却出人意料地嫁给憨厚纯朴的穷长工……

顾老太太姓徐名自贞，生于1890年，安徽省寿县人，自幼粗通文字。14岁与顾克俭结婚。顾克俭青年从军，满清末年在吉林市王道台的衙门当听差。当时，北大荒发放开垦荒地执照，衙门里的师爷朱耕淮看顾克俭年轻有为，便将领到的佳木斯以西大赉岗的二百垧荒地执照委托给顾克俭经营。经过顾克俭和徐自贞十余年的合力经营，全部荒地均已开垦为良田。其间，顾克俭夫妇也买下五、六十垧荒地。正当顾氏家族走向鼎贵高门的时候，一柱擎天的顾克俭竟溘然长逝。这时，顾家除了为朱师爷代理经营的二百垧土地外，自己还出租、耕种大片土地。火犁开荒，春种秋收，添车买马，雇劳金、招短工，跑官府衙门打土地官司，全由徐自贞一人承担起来了。在丈夫去世的短短的四年里，顾氏家业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如日在中天，日益炽盛。在治理家业上，她比丈夫高出一筹的是维护乡亲，广交朋友。用现在的话说，她很有群众基础。她的干亲、义子遍及前村后屯。家里的长工房里，长年住着十几名闯关东的安徽老乡，吃住免费，冬棉夏单，请医看病、来往盘缠、就业安家，都由她解囊相助。乡里谁家遭到天灾人祸，甚或口角纠纷、妇姑勃

谿，她都是主动出面给排难解纷。正因如此，她在1937年5月，因掩护我地下党干部、为抗联六军筹集大批军需物资而锒铛入狱时，众乡亲变卖家产，集巨资打通三江省伪警务厅，联名具结保释她出狱。

面对着一眼望不到边的良田沃土，满圈的骡马牛羊，仓库囤溢的粮食，物资上富有的年轻寡妇却感到精神的无限空虚。自从在桦川县法院打赢一场土地官司后，她就开始心神不安了。那年，她39岁。长得算是标致，细眉杏眼，五官端正，棱角分明的脸庞显示着她倔强、刚毅的性格。象她这样年轻富有的寡妇，在丧夫之后，数不清有多少官宦、富甲、地主和纨绔子弟向她求亲。有的是为了图谋她的家业，有的是为了她的姿色。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她偏偏爱上了忠厚老实、勤劳纯朴的长工杜养性。为这事，她自己也觉得奇怪，多少风度翩翩、腰缠万贯的达官贵人都被她拒之门外，为什么偏偏爱上一个囊空如洗、身无长物的穷长工呢？在她守寡的四年里，有两件事触动了徐自贞的心：一是杜养性对待她的四个儿子视如亲生。当时，四个孩子都在谭家油坊念书，离家十五、六里路。杜养性年复一年地顶烈日、冒严寒为孩子送柴送米，到了寒、暑假，又是他亲自把孩子接回家里。为了培养孩子从小热爱劳动的习惯，他经常把孩子领到田间教些农活。日久天长，孩子们同杜养性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形同一家人。杜养性照料孩子的衣食住行，关心他们的学习好坏，远远超过了她自己。二是为了索回以假地照占去她的30垧荒地，她去桦川县法院打官司期间，将四个孩子委托杜养性照看。在此期间，几个孩子相继出了天花，杜

养性心急如焚，白天四处求医讨药；夜间，通宵达旦地守护在孩子身边。当他去县里向徐自贞告知孩子病情时，她吃惊地发现杜养性瘦成了眼眶。一向倔强的徐自贞，也不禁一阵心酸，长睫毛上挂满了泪珠。她心想，养性对她的几个孩子无微不至地关怀，胜过自己的亲骨肉，就是克俭活着也不过如此而已。从这时起，徐自贞对她的这个长工由尊敬进而产生爱慕。不久，当她正式提出要与杜养性结婚时，却遭到顾家娘舅、特别是本家长辈的粗暴干涉。一些偏亲、干姊妹也纷纷表示不理解、不赞成。性格刚直的徐自贞不顾来自各方的层层阻力和非议，决心招夫养子。她爱的是杜养性的人，而不是金钱和势力。这在当时的旧社会，她能勇敢地以实际行动反抗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束缚，主张男女平等，实属难能可贵。

扛长工的杜养性有着较强的民族自尊心。结婚后，在徐自贞的抗日救国活动影响下，也积极投身抗日活动。1937年8月，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折磨，始终忠贞不渝，敌人在他嘴里没有得到任何有关抗联的机密。后经徐自贞营救出狱，他已被折磨成了残废。

她在抗日救国的大潮中，奉献了家业，亲人和自己……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了东三省。徐自贞目睹侵略者在佳木斯和桦川一带所进行的疯狂屠杀和掠夺，激起了她无限的愤慨。当时，鹤岗地区以丁广礼为首组织了民众抗日组织——红枪会。他当即把身强力壮的堂弟顾克礼和表妹夫彭治辰找到家里，动员他们参加鹤岗的红枪会。

顾、彭二人虽然年轻体壮，但由于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加之担心用扎枪头拼不过日本的机枪、大炮，因此，对于去投丁广礼一事表现犹豫。但是，在说一不二、颇有权威的嫂子面前又不敢违命。徐自贞从他们低头不语的神情中，已猜透了他们的心事。于是把早已写好的一封信往桌子上一拍：“这是我给丁广礼的信，为了打日本，你们告诉他，缺钱少物他只管派人来。你们这一走，家里困难一定不少，可是你们想一想，要让日本占领了全中国，国家亡了，哪还有家！你们放心走吧，家里的一切由我承担。”就这样，她把两位亲属送进了红枪会。不久，鹤岗红枪会对从莲江口乘火车来的日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阻击战，队长丁广礼阵亡，顾克礼身负重伤。徐自贞闻讯派人将顾克礼等伤员接到家里。从此，她不但担负着顾克礼全家的生活费，而且还养着双腿已残的顾克礼。

红枪会失败，使她认识只凭几十只扎枪头、大刀片和“刀枪不入”的符语，是打不败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的。为此，曾有一度，她想变卖家产买钢枪，组织家乡的壮丁成立抗日救国军。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你手里攥着钞票也无处去买枪支弹药。正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1932年冬，汤原县、大赉岗等地组织的抗日救国军的宋、肖二位司令派人来找她。信上一口一个“德高望重的顾老太太”，叫得她脸烧心跳，其实，那年她才42岁。宋、肖司令在信上说，他们刚刚拉起队伍，困难很多，时值寒冬，许多战士还在要单，吃冻土豆，希望她能大力支援。来人叫李春和，小伙子长得挺精神，腰里别一支长苗匣子。他说，他这次来除

了筹备给养，还希望徐自贞能动员一部分青年参加救国军。爽直的徐自贞当即命家人打开粮仓，把小麦分到各家各户连夜磨面。第三天夜里，李春和与一伙参加救国军的小青年，押着两辆拉着白面、咸盐和棉衣的大车走进山里。转年春天，宋、肖二位司令率领全部人马攻打佳木斯，结果因寡不敌众，救国军遭到惨败。救国军被打败以后，日本侵略者为了斩草除根，在汤原、大赉岗等地连续搜捕救国军的溃散人员。也就是大搜捕期间，李春和带领三名弟兄来到徐自贞家避难。徐自贞毫不犹豫地将李春和等人以亲属的名义，分别安排在干姊妹家和地窝棚里。躲过大搜捕之后，李春和等人要去山里找抗日队伍，临行前，李春和扑咚一声跪在徐自贞脚下，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死活要认徐自贞干妈，不答应就起来。徐自贞哭笑不得地说：“你可折死我了，我才比你大几岁！你们为了打日本，死里逃生，到我这里躲几天，我尽这点义务，比起你们救国军牺牲流血，我可差远了。”

自从李春和走后，顾老太太的抗日爱国的名声便在各抗日队伍里传开了。许多抗日部队的领导者或慕名登门拜访，或派部下专程答谢她支援抗日的实际行动。只要是抗日，不论熟悉的还是陌生的，她都是鼎力相助。譬如1933年，抗日义勇军王旅在桦南县南部山区同日军作战，旅长王传德身负重伤，转移几个地方养伤均不安全。后来，王旅长毅然决定去顾老太太家。半夜，群众抬着用门板做成的担架，叫开顾家的门。王旅长自报家门说明来意后，接着说：“当着真人不讲假话，我王传德在小鬼子那里是挂了号的。我不同一般的抗日士兵，如果我住在你这里，你觉得会给你招惹麻烦的

话，二话不说，我另找别处。”

徐自贞仿佛受到了侮辱，脸色一沉：“王旅长三更半夜扑奔我来，说明你信得着我。这些年来，你也许有所耳闻，我家里没有断过队伍上的人。我要是怕招惹是非，当初我也不能走这步棋。我也实话对你说吧，无论大赉岗，还是县里各个衙门口，除了有咱们的贴已人，其余的几头烂蒜我都把他们喂出来啦。你在我这养伤，只管放心。”说着，她把王旅长扶下担架。

王旅长在徐自贞的周密掩护下，经过精心治疗，伤愈后又重返部队，继续打击日本侵略者。是年冬，在一次战斗中，王旅长被日军包围，子弹打光了，被俘后将他押到佳木斯。1934年春，王传德慷慨就义。徐自贞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不已。夜里，她领着小儿子拿着一刀黄钱纸和一壶酒来到十字路口，为王旅长祭灵。

顾老太太的抗日活动，不仅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而且也引起中共桦川区委、下江特委以及满洲省委冯仲云的重视。只是由于当时共产国际把反右倾绝对化、定型化，王明路线在反右倾斗争中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致严重地破坏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按照共产国际关于“集中火力反对右倾主要危险”、“阶级反对阶级”和“下层统一战线”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也不能不在反右倾问题上逐步升级。对凡是表示怀疑或不同意这种错误主张的同志，统统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调和主义”的大帽子，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顾老太太本人是地主，但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她一直坚持抗日救国活动。按照党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本该团结她，运用她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共同抗日。在当时，果真为此而团结她、联合她，势必犯“上层勾结”、“富农路线”的“右倾错误”。直到1936年初，中共桦川区委经过几年对顾老太太的观察、考验，认为她确实始终如一地竭诚支持抗日活动，于是才决定派老刘（王恩久）等人到泡子沿与顾老太太接触，并通过她建立抗日群众组织。顾老太太十分拥护王恩久的“众人拾柴火焰高，组织起来力量大”的主张。经过她秘密串连，在泡子沿很快地成立了“抗日救国会”。首批会员大都是她的亲属、干亲、义子和可靠的街坊邻居。顾老太太任该会委员。相继又成立了“抗日妇救会”和“抗日儿童团”。各个抗日群众组织成立后，这一地区的抗日救国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儿童团员站岗放哨、传送情报；妇救会会员为过路的抗日队伍烧水做饭、赶制冬服、护理伤员；抗日救国会的会员为抗日队伍筹款、筹粮，动员青年参加抗日队伍，护送抗联干部和地下党的负责人等。

随着泡子沿一带的抗日群众组织发展壮大，以及所取的成绩，王恩久认为顾老太太之所以能把这一方群众组织起来积极进行抗日活动，不仅仅是凭着她在群众中享有的威望和仗义疏财，更主要的是她坚信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才能救中国。为了抗日，她不惜倾家荡产，一次又一次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队伍筹集给养、军火和掩护同志，而且，她还把二儿子顾传厚（即顾烽，1936年5月入党）送到抗联部队。实践证明她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对象。于是，中共桦川区委决定派她去大赉岗镇开辟抗日工作——建

立抗日救国会。1936年之前，在大赉岗以东的许多地方已经建立起抗日群众组织，唯有大赉岗是个空白点。原因是这个小镇的情况比较复杂，它不仅是伪察警署的所在地，而且还有伪武装自卫团。镇子虽小，工农兵学商俱全，是日伪重点统治区。这次中共桦川区委派顾老太太去大赉岗主要有两方面考虑：一是她过去在大赉岗一带经营二百多垧土地，农民开垦荒地三年不收地租，每年都上报遭灾情况，对一些困难佃户，一直免租。除此，镇上几家较大的商号、货栈也常常打着顾老太太的旗号应付救国军和义勇军的募捐，只要老板一提到本号有顾老太太的股份，来人也就高抬贵手了。第二，她和大赉岗伪警察署的李署长的姨太太过往甚密，彼此姊妹相称。李署长多次打请调报告想调回县里警察署均未获准，他主要担心在日益强大的汤原抗联六军的枪口下转悠，说不定哪天脑袋搬家。为了留一条后路，他对顾老太太家的抗日活动睁一眼闭一眼，有时还卖个人情。比如从1936年冬起，他就发现抗联的刘叨叨（绰号）经常到顾老太太家筹粮饷，并有人报告顾家的大车拉着粮食进了汤原的山里。对此，他总是提醒他的部下，要放长线钓大鱼，或说且莫中抗联的引蛇出洞之计而搪塞过去。有一次李署长旁敲侧击地对顾老太太说：“有人说你这个大粮户的粮食多得卖不出去，都拉进山里喂黑瞎子去了。”

顾老太太坦然一笑：“不错，我是打发伙计往山里送过粮食，可是不象你说的去喂黑瞎子。几个安徽老乡在山里烧炭断了顿，我总不能不管吧！”

“你还是和过去一样乐善好施，门下食客不断。佩服！”

“这年头有什么办法，多个朋友多条路。自从你大哥死后，要不是靠亲戚朋友拉帮，我的灶坑门也挺不到今天。其实，你不是一样嘛，大赉岗的署长换了几茬，数你呆的时间最长，凭什么，还不是兄弟朋友广，人缘好，山路水路都走得通！”

“哪里，要说走山路，我可不如你畅通无阻。”

“这没有关系，日后的用得着的话，大姐给你带路。”

两人心照不宣地一笑，达成了互为利用的默契。

顾老太太到了大赉岗，住在“世源泰”商号，她和董掌柜是至交。通过董掌柜将“源隆号”、“永发长”几家商号的掌柜、伙计以及宋校长夫妇召集到“世源泰”。凡是她点名找的人，都是她的可靠良朋挚友，而且这些人都有爱国思想，不甘心当亡国奴。来人听了她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及抗联三至六军的发展壮大，打击日本侵略者等情况后，一个个都瞪着惊奇的眼睛望着她……过去，只知道她善于经营土地做买卖，从未谈过国事；而今天，听她讲出了联合抗日的道理和抗联三军赵尚志、四军李延禄、五军周保中和六军戴洪宾率部打击日本侵略者所取得的胜利时，他们在感到她所说的每件事对他们来说都是新闻的同时，不由得对眼前的顾老太太产生了肃然起敬之感。其实，她所宣传的这些，正是前不久，王恩久在泡子沿对她讲过的。

经过顾老太太的动员，大赉岗十几名商人和知识份子积极表示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会组织。半个月后，顾老太太领着王恩久和中共下江特委的小孔（姜忠诚）来到大赉岗，正式成立了大赉岗抗日救国会。在当时的情况下，抗日救国会大都是在乡下的贫苦农民当中建立起来的。象大赉岗这种以商

人和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抗日救国会从未有过。这也正是运用顾老太太特殊身份和特殊关系的结果。正因为这个抗日救国会的主要会员不同于一般的以农民为主的救国会，因而它所起的作用也就不同。该会成立不久，顾老太太根据王恩久的指示，要在大赉岗各商户中募捐，其款用于购买布匹、胶鞋和咸盐，送给山里抗日部队。结果，前后只用五天，由几名商业会员带头，一次就募捐三千元伪币。这次募捐速度之快，款额之多，是前所未有的。

大赉岗区的抗日救国会成立后，会员利用本身的有利条件积极地开展了各项抗日活动，成绩卓著。与此同时，也锻炼了会员的工作能力和提高了觉悟。后来，中共桦川区委在会员中发展了一批以宋校长夫妇为首的党员，成立了岗区党支部。由于救国会中有了党员骨干力量，发展会员的工作便有了新的突破，不仅吸收了农民、油坊里的工人，还吸收了伪警察署里的进步士兵。1937年初，以伪警察署里的士兵（抗日救国协会会员）为内应，配合我抗联游击队，一举缴了伪警察署的枪。

正当顾老太太用募捐款买了一批胶鞋，急着要往山里送的时候，一天傍晚，王恩久急匆匆地赶到她家说，中共下江特委老潘（白江绪）、中共汤原中心县团委小李、负责妇女工作的小秦、桦川区委委员老李（家住山头村）、负责儿童团工作的小方和另一名做儿童团工作的女青年在大马库屯开完干部会，路经大砬子北头的时候，突然被大赉岗伪警察署所管辖的一支武装警察巡逻队截住。领队的王巡官从他们身上搜出许多反满抗日的宣传品，当即将他们逮捕，现已押送到大赉

岗警察署。因为案子重大，大赉岗警察署已决定押送佳木斯。下江特委指示，这五名同志在押往佳木斯之前，要不惜任何代价，千方百计地把他们营救出来。尽管这个任务对顾老太太来说十分艰巨，但她考虑到事关重大，情况紧急，还是勇敢地接受了。为了赶在审讯前，他拿着一些大烟土和2,000元钱，连夜坐车赶到了大赉岗。她通过警察署的救国会员了解到被押在拘留所里的五个人尚未审讯，于是，第二天一早她就到了李署长家，将钱和烟土放在署长和姨太太面前，开门见山地说，这是山里抗联托她给署长和王巡官送的见面礼。并说，抗联知道她和李署长的关系，所以才委托她前来讨个人情。如果署长这次肯高抬贵手，放了他们的人，抗联会在抗日救国的功劳簿上为他记上一笔。不然的话，活动在大赉岗四周的抗联大部队有能力也有办法来营救他们的人。如果到了那一步，李署长会想象到它的严重后果。李署长听了她的一番软硬兼施，先礼后兵的游说，心里十分为难。如今，各路抗日大军遍及三江，真要收拾弹丸之地大赉岗不费吹灰之力。这正是过去一直使他日夜不安的一块心病。冤家路窄，这五个人偏偏在他的管区内撞上了王巡官。更使他棘手的是从他们身上搜出的抗日宣传品。真要是把他们放了，一旦被日本人察觉，肯定要脑袋搬家。权衡两方面利弊，李署长最后决定先打通王巡官，销毁搜缴的抗日宣传品。王巡官本想用钓到手的这几条大鱼作为晋升的本钱，但其人贪生怕死、色厉内荏，一听李署长说抗联派人来了，如若敬酒不吃吃罚酒，下场如何，不言而喻。王巡官深知抗联游击队的厉害，汉奸、特务的脑袋不翼而飞的事例，在他

身边屡有发生。他思虑再三，最后表示他听署长的安排。就这样，由李署长亲自过堂审讯白江绪等人，以拐骗人口疑案取保释放。保人有顾老太太和镇上几家商号的老板。

1936年初，抗联六军军长夏云阶带领两名弟兄来到火龙沟找顾老太太。一见面，夏军长就对她几年来大力支援抗联表示由衷地感谢。并说，为队伍解决夏装还比较好办，解决冬装就很困难。眼下设在北山里的被服厂已停工待料，希望她能帮助买一批布匹和棉花给战士做棉衣。说着拿出两封黄金（约二市斤）交给她作为购买布匹、棉花之用。夏军长指着两封黄金，心情沉痛地说，为了筹措这笔款，在攻打金矿时，牺牲了一名副连长和两名战士。当前，日寇除了重兵围剿我抗联而外，还对我抗联采取经济封锁政策，不准一尺布、一粒米落到我们手里。因此，转卖黄金、购买大批棉布、棉花就十分困难了。过去你为部队送过粮，从未出过差错，军部考虑再三，最后才决定把这重任交给你。

顾老太太掂着手里沉甸甸的黄金说，这是弟兄们用鲜血换来的，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光对不起死去的弟兄，也对不起山里的几百名战士。夏军长，你就放心吧，只要我徐自贞还活着，就不能让山里的弟兄冻着、饿着。

为了安全，她回到家里让杜养性将花轱辘车的竹筒油瓶做了个假层，然后把金子装在假层里，上层灌满了浇车油，赶车进了佳木斯。

以前，她和佳木斯一个贩卖大烟、黄金的王老客儿多次打过交道。这次就是通过王老客儿很快地将两封黄金卖了出

去。但是，要想用这笔钱在佳木斯购买大批布匹和棉花势必引起敌人的注意，于是，她又返回大赉岗，找到“世源泰”和“源隆号”两家商号的老板，以他们名义进货。第一次买回绒衣、绒裤三百多套，第二次又买回一大车布匹和棉花。这些货物分别寄存在大赉岗几家商店的仓库里。一周之后，顾老太太窥察市面上对商号大批进货没有什么反映，她才派人去通知夏军长取货。因为货多，只好化整为零，个别用车和船运出大赉岗。夏军长接到通知后，派出两支小分队，按照顾老太太约定的时间、地点，安全地将大批的布匹、棉花转移到汤原山里的被服厂。当把最后一批货运到山里的时候，夏军长在地窨子里用野味热情地招待了顾老太太。她对夏军长在汤原一带抗日活动早有耳闻，如1933年8月，夏军长率部夜袭汤原县城，沉重地打击了伪政权，灭了日军威风，一时威震三江。而后收缴西大岗、太平川、长发屯、二道岗等地的地主武装，解除太平川警察三署武装和摧毁各地的自卫团……就在这次接待她之前，夏军长还是接应了鹤岗伪矿山警察队的哗变后才刚刚回到山里的。顾老太太面对着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抗日英雄，在钦佩他的抗日决心、指挥才能的同时，也深信共产党有这样的爱国志士，抗日必定胜利。夏军长在称赞她出生入死支持抗日斗争的同时，着重向她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今后要在下江巩固、扩大抗日游击队，普遍建立抗日救国会，扩大农村红地盘。在谈到开明地主参加抗日问题时，夏军长指出前年太平川一带的伪自卫团团丁以及开明地主黄有、刘文携带武器，抛弃家中财产，相继参加了抗日队伍的事例。顾老太太听后，受到很大

鼓午，极大地激发了她的爱国热情。她与夏军长分手时，夏军长提到队伍上子弹奇缺，希望她能帮忙。并向她提供线索说，梧桐河、桦南县的驼腰子以及黑金河几个金矿的矿警队都向伪自卫团和佳木斯的伪兵卖过子弹。一提到购买子弹，她马上想起伪军中的王虎臣。王在没参加伪军之前，生活十分困难，顾老太太曾经多次周济过他。后来王虎臣做起弹药买卖发了财，多次对她表达过知恩图报之意。现在队伍上缺少子弹，何不去走走王虎臣的门路！她把这个想法向夏军长说了，夏军长表示赞同。不过，提醒她要特别谨慎行事，购买子弹不同以往搞粮食或布匹，一旦出事，非同小可。

王虎臣一听顾老太太要从他手里买子弹，而且数量不限，越多越好。当时他心里就明白：每次地方上的自卫团和大排队从他手里买的子弹都是寥寥无几，因为他们隔三差五打一次假仗，朝天胡乱地放一阵子枪，然后向警察署报告说击退了游击队的夜袭，共消耗子弹多少多少；他们将补发的子弹委托他代卖后，就去逛窑子、下大烟馆。他估计顾老太太绝不是给地方武装买子弹，十有八九是给山里的抗联。一想到这上，他就觉得头皮发炸，这事一旦露了马脚，必犯死罪。顾老太太看出他的恐惧心理，单刀直入地对他说，我顾老太太的为人你也不是不知道，脑袋掉了也决不会连累朋友，办这种事就是你知我知，万一直要有那一天，你知道，县里的哪个衙门我进不去？这年头，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就是倾家荡产也不能让你吃官司。最后谈到子弹的价钱，顾老太太慷慨地出价高于他平时卖出的一倍至两倍。重

赏之下必有勇夫。王虎臣果然神通广大，每次搞到的子弹少则六、七百发，多则一、两千发。顾老太太一次又一次冒着生命危险，均将子弹安全地送给抗联六军。

一次，她将子弹运到家里，正准备深夜用船送走的时候，抗联独立师师长祁致中带领着弟兄来到她家。他将夏军长一封亲笔信交给了顾老太太，信上提到几个月来独立师连续作战攻打大、小罗勒密街、半截街、新开道、楼山局等敌伪据点，子弹消耗很大，有的旅人均子弹不到五发。为此，望她将近期买到的子弹全部交给祁师长。祁师长深鞠一躬，由衷地感谢她几年来对各抗日队伍的大力支持。接着便想来一番自我介绍。顾老太太摆摆手说，你不用介绍了，大名鼎鼎的祁老虎，早在三年前我就听说了！想当初，你们拜把子七兄弟在驼腰子金矿打死日本人，夺取了枪支，带领淘金工人到了大梨树沟，立了山头，报号“明山队”。土龙山一仗，你和谢文东打死了日本联队长饭冢大佐；攻打孟家岗的日本武装开拓团，一百多名日军被你们打得落花流水，所剩无几。你祁老虎是打出名了，打起仗来眼睛红，把机枪架在马脖子上横扫敌人。桦川、依兰、勃利一带的大人小孩儿，有谁不知道你祁老虎……

祁致中不由暗吃一惊，顾老太太果然名不虚传。比起各路抗日大军，他的小小独立师只不过是九牛一毛，然而，她对这九牛一毛竟也了如指掌。从谈话中，祁致中认为顾老太太并非寻常女流之辈，见解通达，襟怀坦荡。她不仅是一个开明地主，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上，不亚于当年他带领“明山队”去投共产党所遇见的冯仲云、赵尚志、夏